

曉明女中校友會



國內
郵資已付

台中郵局許可證
台中字第166號
台灣郵政中字第1518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郵寄

TAICHUNG(37)TAIWAN
R.O.C.
POSTAGE PAID
LICENCE NO.TC 166

(AIR MAIL)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註：本會訊所用之外包裝
為環保塑膠封套，可
自然分解

STELLA MATUTINA



- 校長：朱南子 總幹事：蘇美活
- 理事長：張素貞
- 編輯組：丁玲、李宜芳、劉黛麗
- 一九九四年四月創刊
- 校友會網址：<http://203.72.96.2/sm/default.asp>
- 曉明校友會：E-mail: alumni@mail.smgsh.tc.edu.tw
- 秘書：黃琪琇 (04)22925640 • 22921175-514
- 校址：404 台中市北區大雅路452號
- 劃撥帳號：21212512 戶名：蘇美活

第五十八期會訊 2012年8月出刊

我們的劉慶生老師

初中第13屆 戴令儀



她穿一襲橘色、有著上下四個帥氣大口袋的束腰連身裙，像一陣明亮的旋風閃進初中樓一年級教室，一個超級長的跨步，簡直從門口就直接踏上了講台，再以迅雷之姿在黑板寫下行書般俊逸筆觸的「劉慶生」三字，接著在轉身微笑的同時，又以瀟灑無比的手勢，將那截小粉筆向後方45度空中拋出一段白色的弧線，最後「喀啦」一聲準準落進粉筆槽中！一切都發生得令人目不暇給，幾十個曉明新鮮人的腦袋裡根本無法發出「哇！」以外的驚嘆。然後，一道溫暖清流般的聲音湧入耳際，她說：「各位初一乙班的同學，我是你們未來三年的導師——劉慶生」。

遇上這樣的導師，那三年我們樂此不疲歡喜做的事有：搶在國文課後擠上講台，紛紛拿著粉筆在她的字旁描摹筆跡、依樣畫葫蘆、學她講話；喜歡模仿丟粉筆入溝槽的帥氣；愛在國文課提問，賺那額外補充的歷史故事、典範氣節、詩詞歌賦、風流人物；驚喜她帶我們看校園晚春飄飛的木棉花絮、冬日聞扁柏的清香，好像生活裡處處有美事；急著看她發還的週記與作文簿上，留下了多少朱紅書法字的眉批與回應，字字句句都是關懷和激勵；學她不愛守舊、喜新點子，結果無論園遊會攤位或聖誕夜表演都盡出怪招，令導師哭笑不得。

當然，那三年我們自覺受罪的事也不少：不能寫簡字，筆劃短一點、少一點都不對，標點符號也錯不得，這些全都會在大小考試卷上扣分；即使全班假日到校練習鼓號樂隊演出，也不能減免書法、週記和特赦週一小考；課堂上被點名唸課文時，平鋪直敘讀出來是不行的，必須要加入豐富的想像與生動的聲韻，才不辜負好文章；永遠填得兩節課滿滿的寫作引導與使用毛筆書寫作文，絲毫不能偷工減料；還得牢記不彎腰、不駝背，不然便有人扶你兩肩貼牆站一站，從中體會抬頭挺胸收小腹的亭亭儀態；聽課要專注，生活要認真，始終要用心，否則尾隨而至的《導師約談》就會在早讀或午休時間翩然展開，來自導師的賞識與恨鐵不成鋼，讓你頓生濃濃愧意。

最終才懂得這些滋味，苦非苦，甜真甜，樣樣都珍貴！全在畢業時刻化成奔流的眼淚，滴在老師一一親手為我們佩帶的胸花上。原以為師生緣分就此結束了，沒想到絕非如此！在後來的生命旅程中，當我落寞臥病時，劉老師在床邊為我打氣加油；當我清晨離家，孤獨北上工作，老師竟出現在最早班的國光號門邊，送我一捧含苞茉莉花；她參加我的婚禮、分享我的喜悅；她抱著我甫出生的孩子，安撫我初為人母的憂思；她更陪我度過人生的風暴，給我支撐。這一切早已遠遠超出一位導師所能透支的心力，不只對我，更聽過她為別的幸運兒做過好多「揪感心」的事（每天陪住校的演講選手練習至夜晚，還買來學生想嚙已久的包子；她摟住在輔導室外憂慮等待主任談話的孩子，輕聲說：「我不會離開，就在這裡等你出來」；參加學生至親的喪禮，只為最後讓傷心人抱著她痛哭一場；她愛屋及烏，關懷之情甚至涵蓋學生的父母子女，皆為他們勞心勞力……），於是便有許多人和我一樣，心底踏踏實實知道世上除父母之外，還有一位對自己期望如此深刻的老師，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許在人生的路上迷失了，因為我們的心上一直都有老師點亮的燈。

畢業後三十四年，老師仍然在心上陪著我們，我有幸也能陪著老師一段長路，看她帶著一屆又一屆的學子，她總對學生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能怕挫折，只要自己是錐子，就終究會冒出頭來！」看她子女都成家，老師升格當了美麗的奶奶，心上多了更多甜蜜的負擔，但還是把工作放在家庭的前面，她的家人始終退一步將她「讓」給了學生；看她在教育路上不怕難、不怕累，迎風向前的勇氣與堅持，她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所以做任何事，都要訂定較高的標準才行」。近年來

，我更聞到了歲月在老師生命中釀造的香氣，她已非當年那陣夏日的旋風，但仍如赤子般地全心追尋美善的事物，急性子變得緩和了些，喜怒哀樂的彩度雖不如當初鮮明，卻厚增了怡然澹定，她說「最終能使人生圓滿的，是通達的智慧與包容的美德」。

初三乙班的同學會上，每有人娓娓述說著自己的生命故事，順境逆境、笑著淚著，無論曾經天涯海角，心中總有劉老師給的溫暖力量，無論大家都已行至中年、華髮競生，談話主題已從情感、工作，轉移至更年期陣地，但我們仍然是老師的孩子，各個忍不住捱到她的身邊講心裡話，彷彿那是我們此生都握有的特權！而她即使累了，也一定用心傾聽，就像當年的倒帶——一群不懂事的丫頭們在她家客廳裡賴上一整天，直到頂著星光回家。

我眼中的劉老師，起初是燦爛的艷陽，偶爾會化成淋漓的大雨再放晴，一腔熱血，一付柔腸，行事多仗義總痛快暢意；如今心中的老師則是皎皎的月亮，縱我有時不免在夜的長路裡行走，身上也永遠會有多情的月光相陪，那感覺像她當年寫在黑板上的詩「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溫柔的月光灑在我身，也灑在我前行的路上，清朗似水的明月讓我們在滾滾紅塵中不變得面目全非，依然懂得真心相待。

老師帶著我們學習、感受、思考、品味人生，教我們浪漫的感動，也教我們堅毅的勇氣、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堅持。年歲越長，越覺這是此生收受最珍貴的禮物，而她如活水一是滋養我們的泉源！頑皮的學生仍在，只是不再年輕，但我們仍簇擁著她為中心，因為她是我們一生的導師。



曉明快訊

◎歡迎葉副校長 麗君加入曉明大家庭。

◎101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締造漂亮成績，
100%達國立大學錄取標準，申請國外知名
大學成績斐然。

綺色霧城 哈爾濱

高初中第8屆 羅撒利亞

抓住冬季的尾巴，只為了圓一個想看下雪的念頭，我來到冰雪的故鄉【哈爾濱】，腦海裡依稀還記著梅濟民教授在『哈爾濱之霧』中是這樣形容的：她不僅有著高貴典雅的市容，同時也含帶著一種說不盡的優美情調。初到這兒的人，就恍如到了一個外國城市，尤其是旅行過北歐的人，他將會對這種情景更為熟悉親切；宏偉的建築，寬闊整潔的馬路，到處都是花草樹木，寧靜悠閒得簡直就像一座瀕臨松花江的大公園。我想印證看看。一下飛機踏入空橋，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熟悉的味道，身旁的年輕人七嘴八舌討論出一個貼切的形容『超級市場的味道』，其實就是冰箱的味道啦，生長在台灣的我第一次踏上零下六度的地方，還真有點不習慣，幸好飯店接機人員在我鑽進車內便及時遞上熱呼呼的擦手巾，稍稍紓解寒意。

住進哈爾濱香格里拉大酒店，掀開窗簾，窗外的冰雪之城正歡迎著我。眺望腳下美麗的松花江在夕陽中閃閃發亮。這時空中開始飄下細細的雪花，讓我興奮不已，直呼太lucky了，於是匆匆穿上一身重裝備，衝到戶外想要迎接漫天雪花，可惜短短數分鐘就玩完了！只能就著汽車擋風玻璃上的薄薄雪花尋找雪的結晶體！

出發前就做足功課，因此毫不猶豫打的到中央大街的”華梅西餐

廳”吃晚餐，一進門服務生只說：沒位，要排隊不發號碼牌，感覺很差；點了網友推薦的：紅菜湯、紅腸、罐牛肉、麵包、俄式大馬哈魚（這個最好吃）。走出餐廳對面就是馬迭爾冷飲店，當然要來根5塊錢的冰棒，味道還不錯，最棒的是可以慢慢吃就算吃兩個鐘頭應該也不會融化！只是邊吃邊發抖罷了！網友提到聖索菲爾教堂，白天晚上都該看一回，所以我傻傻的走到教堂前，可惜沒有想像中好看，只隨便照幾張相；回到飯店，松花江大橋上的燈亮了，遠遠還可以看見冰燈展的彩色燈光，初中時考試會考的『松花江』白天夜晚真的都好美！

第二天打算去太陽島看雪雕，出門前開始著裝，兩雙厚羊毛襪搭雪靴，刷毛內搭褲外加防風褲，最夯的發熱衣、厚重套頭毛衣加上羊毛背心及羽絨大衣，最後再戴上手套圍巾毛帽豬耳朵，穿戴完畢已經滿頭大汗，在往後的幾天都重複在穿穿脫脫的戲碼中，可千萬別被窗外的太陽公公給騙了，在台灣，冬天的艷陽是多麼暖和，在這裡它依然冷冰冰。到了雪雕展場，首先就有一大群雪人歡迎著我，大型主塑“雪舞風情”主塑長126米、高27米，據說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體雪雕作品，壯觀得讓我瞠目結舌。離開展場我決定走路橫越結冰的松花江，就連計程車司機一直喊我坐車，走路很危險，還是不為所動，

冰上已經被人走出一條小路，而且還有兩個人走在我的前面，如果要掉進江裡也會有伴，結冰的江水可以看到裡頭有好多白白的泡泡及裂痕，還蠻美的，走到江心喝著熱咖啡，簡直浪漫到不行，突然傳來好大的爆裂聲，嚇得我加緊腳步往前走，只是在冰上行走很困難很滑(終於體會到如履薄冰?)想快也快不了，陸續又傳來幾聲爆裂聲，讓我害怕到有點後悔走路的決定，途中經過一個採冰場，遺留好多大冰塊，應該是之前建造冰雪大世界時開採冰材的遺跡，好不容易到了岸邊，江邊有許多小販好熱鬧，打陀螺放風箏賣冰糖葫蘆，除了腳踏車摩托車外，連小汽車都開上江面，顯然我剛剛的驚嚇是多餘的！上了岸就接到中央大街，這時又下雪了，而且越下越大，雪花落在臉頰上好冰，此行不虛也！我用避風塘的鹽酥鴨下巴，安撫了雀躍的心情！再度經過馬迭爾冷飲店買了一串冰糖葫蘆跟一塊沙克，接著走到聖索菲爾教堂，這是一座磚造的巴洛克建築，為俄國建築師設計，「洋蔥頭」式的穹頂和它的「帳篷頂」很特別，外觀裝飾也十分精美，以及羅馬式的拱門，和方圓型壁柱，而古紅色的磚牆托起墨綠色的穹頂，顯得莊嚴肅穆，廣場四周有許多鴿子，遊客紛紛餵食、拍照，頓時有置身俄羅斯的錯覺！只是20元的門票是白花了，裡面沒啥看頭！兩天來清晨的江面上總是出現三三兩兩的人群，讓我好奇不已，決定一探究竟，原來是在捕魚，先拿一根約三尺長的大鐵鑿在江面鑿兩個洞，很難想像冰有多硬，只見沒多久捕魚人已經滿身大汗，而旁觀的我卻被寒風凍得直打哆嗦，兩人分工合作一人鑿一人鏟，直到江水冒上來，應該已有一公尺深，接著在兩個洞之間放置漁網，明天再來鑿開洞取出魚貨

，這樣的辛苦大約會有七八條鯉魚的收穫。

天黑後前往冰雪大世界一到門口就被用冰磚堆成的巨大城堡給愣住，燈光有紅、有藍、有綠，光彩奪目，走進展場發現裡頭每個作品都大得離譜，而且凍得讓人猛流鼻水。每次在新聞中看到有關哈爾濱的冰雕展報導時，一定有溜冰梯的畫面，因此我也來溜一下，只是一屁股坐下去，頓時寒氣由下往上竄滿全身，快速滑下時迎面的寒風颳得我的臉好痛；四周栩栩如生的冰雕和與原物1：1的建築，讓我嘆為觀止，但是真的太冷了，脫下手套照相的手指頭不到兩分鐘就凍僵了，讓我趕緊閃人！

哈爾濱號稱是一座從來沒有過城牆的城市，而中央大街上行立的拜占庭式、巴洛克式、文藝復興式等多種精美建築，讓哈爾濱有著“東方小巴黎”、“東方莫斯科”的美名。旅程雖短短數天，卻讓我愛上這個美麗的城市，而『哈爾濱之霧』中的主場景之一『哈工大』或許是我再度造訪的理由吧！



聖索菲爾教堂



蔚藍的天空襯托著熱鬧的江面

翻讀早期曾經流行的詩文經典，紀伯儒的“先知”，薄薄一本適合有點貧困的夏天，增長一些無價的智慧。有兩種翻譯版本，早期王季慶的直譯與新潮文庫的再詮釋，文化差異在翻譯的過程中有了新的感悟與創作，真理與趣味或許就藏在那多層的包裹中。我喜歡尋求經典。

每年六月，各校建築系的畢業評圖與之後找尋各展場校際的較勁，多少都有一些紛紛擾擾。學生就像幼稚園的孩子們辦家家酒，自己高興與過癮很重要，老師們會急著跟別校在很表面的展場成果去比較。辦得太正式常常是老師干涉與花大錢，就會很像房地產虛偽的接待中心。我比較想鼓勵學生來點實驗，像擺地攤市集或用手工作，也是很有誠意與趣味。

但剛設立比較沒經驗或是資源較少的偏遠學校，圖面常會輸出太小然後展場動線與版面亂糟糟。很難看得出該校師生們真正很親切的教學互動，與孩子們內在的成長與熱度。我在很多學校兼



課與受邀各校總評或當執行委員。無論去唸那所學校，培養自身對空間佈置的熱情與敏感。從海報設計小型案子就要參

建築生涯感懷

初中第12屆 姜樂靜

與執行，慢慢累積與建立尺度認識材料差異與掌握的自信心。凡是願意無私付出心力，常義務去打掃整理會場的同學，有流汗常動手操作去佈置就會有扎實的收穫。

我從唸初中曉明女中聖誕晚會的戲劇服裝，到園遊會內容攤位場地；高中搬台北照相製版手工貼黏中正高中校刊，然後幫各社團做徵召海報，佈置校外科展與替老師繪製教具。那年代沒有電腦割字，我熟練到不用打稿就能用美工刀海報紙割大字，做巨幅的歡迎光臨或替天行道的旗幟。拍照畫畫測量記錄跑腿採買的雜工，唸大學之前就去山上教會布置夏令營。當有義舉時，我會是永遠的美工。

讓我們回到念建築的動機目標與使命是甚麼。一個下午跟建築系三年級十多名學生看作品，面談一些未來預定教學方向。

總覺得同學們明明每天都身在建築系館裡，卻離建築的本質很遠，好像關係很不親。好好壞壞的東西與線索都在，我們生活與移動的現場，要如何擷取釐清與透澈。

很怕水又要來游泳，然後都站在岸邊觀望。無論學習什麼，首先就要勇敢的跳下水去，用身體熟悉感受水的壓力與浮力。大自然的機制就會教導我們如何潛與如何浮。

建築與藝術創作都是一種修行，培養你的感受力與再傳達感受力的一種魔法與毅力。要想辦法製造一些跟「建築」單獨相處的機會，把脈般專心傾聽它的呼吸與感受，它就會悄悄地跟你說真相與實話。

勇敢與承擔。

是我多年開業與教學，省思若要身為建築人需擁有的兩項特質。藝術家或許可以永遠五歲持續創作驚奇，自閉羞澀且不必面對長大的課題。但建築人有如馴獸制妖，牽動各種使用者需求與材料界面整合，支撐覆蓋抵禦氣候變遷然後蓋巨大物件。要擁有成熟的見地與判斷力，常旅行見學、樂於溝通並分享轉換美感經驗。

準備好要長大起飛了嗎！與各位對建築好奇，想去讀建築或正在念建築，或已經畢業還在盤旋的同學或家長共勉。



候鳥來了，看見愛

— 蔡銀娟與她的電影《候鳥來的季節》

候鳥，每年都在固定的季節遷徙，
雖然飛越幾千哩，但牠的心始終都掛念著家鄉，
不曾改變…

李宜芳 整理

校友蔡銀娟，是十大傑出女青年，台大社工畢業，曾待過靈骨塔、美術館、製片公司等五花八門的機構，也做過馬戲團專案助理、社工員、中學教師、刊物編輯、配音員等千奇百怪的職務，似乎永遠都在不務正業。著有繪本《我的32個臉孔》、《夏綠蒂的愛情習題》。歷年來得過優良劇本獎、拍台北劇本首獎、十大傑出女青年獎、台北國際書展十大繪本、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台北美展、打狗文學獎、竹塹文學獎…等各種劇本、美術、文學等獎項。



《候鳥來的季節》是她第一次執導電影長片，片中那些奇怪的油畫作品與母女圖，都是她自己的作品。這部由她自編自導的電影，把兄弟間那種說不出口的親情描繪得絲絲入扣，不但獲得優良劇本獎的肯定，也入圍了台北電影節最佳劇情。為了這部電影，她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籌備，不但拍攝到珍貴的候鳥育雛畫面，而且在劇情中呈現感人的兄弟情感、台灣獨特的濕地美景和候鳥生態，是一部具有強烈台灣色彩和人文厚度的電影。

蔡銀娟導演自述，搬去台北二十幾年，常覺得自己像飛到他處的候鳥，每逢過年都要飛回鄉下老家過冬。然而，每當回到自己成長的老家，面對著熟悉的家人與親戚，卻又變得沉默寡言，即使平常在外工作的自己非常健談。親情，對她而言，是如此深奧難解的課題。學生時代，生命裡最重要的東西便是夢想，還有愛情。為了夢想她可以像候鳥一樣，飄洋過海到異國去求學。為了愛情可以哭泣整夜，苦思那些永遠沒有正確答案的問題。然而年紀漸長，生命的重心卻漸漸轉了方向。不知從何時開始，親情成了生活的核心，家人成了最重要的牽掛。也許，自從當了母親以後，才真的懂得當一個女兒。自從真的當一個女兒之後，才有能力看見，深埋在家庭裡的種種感情：手足之間的感情，親子之間的感情，夫妻之間的感情…。它們是如此含蓄而隱微，如果沒有用心去面對，往往會變成生命裡最深的遺憾。

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部劇情長片，她可以把自己的文字構思影像化，並且拍攝成電影與更多人分享，何其幸運！身為一個女導演，她知道她須要更努力才能更被大家看見，除了對電影的抱負當然也仍然存有著那份女人的直率與坦承，希望可以透過這部電影，讓更多觀眾珍愛自己的家人。

看到現場觀眾熱情支持本片，她感性地說：「很高興影迷們都非常喜歡，這是一部傳遞夫妻、家人、手足之間的思念與愛的訊息，是我們每個人共同的成長歷程與感受，人往往在失去之後，才會深深體會到最親的人的好，希望看完電影後大家都能體會和男主角那種思念與愛的心情，並且夠向你的家人表達你心中的愛與關懷。」

研究報告指出，候鳥遷徙的旅程有時遠達數千海哩，其間地形和天候的變化都非常巨大，牠們能夠安全無誤地飛抵目的地，往往是依靠太陽與星星的座標來辨別航向。而創作這個故事的過程中，有時她不免覺得，自己就像一隻飛越重洋的候鳥，在寧靜的夜空裡，指引的只有那隱隱閃爍的星光…。

曉明人，你看過這部電影了嗎？如果還沒有，衷心邀請你來戲院裡，跟我們一起笑一起哭，一起用不同的角度，重新去體會我們與家人之間那種深刻複雜的感情。

< 摘錄自網路文章 >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neither do people.

高中第16屆白友梅(旅居美國鳳凰城20載)

It has been four years since I last came back to Taiwan. Since then, I've gotten married and gave birth to my second son. This trip was simply to introduce my son to my family, so I had nothing on my itinerary besides visiting my siblings. What a surprise when my sister announced upon my arrival that I was to attend a high school reunion on the coming Saturday!

The reunion was organized by Liu Hsin-Mei. She gave me the direction to the restaurant on the phone, explaining this is the first reunion since our graduation 27 years ago. She added that it was not a small task to find me, since I hadn't been in touch with any of my classmates since I moved to United States twenty years ago. She obviously was persistent and committed in her effort and I bet she had a "how I found you" story for many of us.

The reunion site was perfect – a restaurant on a farm by rice paddies. There is a stream going through the farm, a water wheel, and a lotus pond. Running around the farm are ducklings, chickens, and two rabbits. I went with my rambunctious two-year-old and he immediately set off to explore the place.

I was hardly able to place the names of the owners of those familiar faces. For the next four hours, sounds and images from my high school played like a series of flashback. "You didn't change a bit," we shrieked when we saw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What amazed me was how we chatted like we have always known each other. I wish I am able to record all the conversations but there were so many going on simultaneously and most of the time I was busy chasing my toddler.

One thing is certain; the personality of every one of us has not changed that much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The face and the temperament match perfectly as far as I can remember. It was also

wonderful to see Sister Chu again and talked a little bit with her too. She is as sincere and serious about our education and now the education of our daughters as always.

The next day, a handful of us staying in Taichung continued our gathering at Zhan Yin-Jing's home. After all, four hours are not enough time for us to fill in with one another the twenty seven year gap. We talked about the old days, the teachers and what happened to them after we graduated, our children and families, etc. Our memories like pieces of a puzzle, each on its own was different from another; nevertheless as a whole, they painted a vivid picture of the high school life we all had together.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neither do people.

I can't say that my three years in high school was a happy time of my life. There was the big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looming ahead. From my perspective, the three years of high school was solely to achieve one goal – getting into the best school or even the best program by getting the highest score in the national entrance exam. In addition, I was in a bitter conflict with my family over my college choice; I had made my choice and would take no advice from the adults in my life. This was tremendous personal struggle and created so much turmoil at home that I never felt that I belonged.

In my twenty years abroad, I have made seven trips back to Taiwan and always they have been brief whirlwind tours of my family only. Thanks to this reunion, among all the seven trips, this time was the one I felt like "I have come home" the most. It gave me a precious opportunity to reconnect with old friends and continue our friendship. Although I have just arrived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I already look forward to my next visit to Taiwan. To know "us" all over again is such a blessing. Thank you all, Class A of 1984 Hsiao-Ming Girls' High.

Written by Pai Yu-Mei (Roseline Cristanelli), on August 13, 2011, in Tempe, Arizona

歸零~壯遊~覺醒~

高初中第33屆 楊念珊



事情是這樣的，2011年當我在高雄醫學大學擔任牙科部住院醫師時，內心就早已決定在完成訓練後，要給自己來一段壯遊般的帥氣旅程，引子我想有可能是一本書 <不去會死、轉山、天涯的盡頭歸零...>、一段話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Gandhi>、一張海報 <林懷民的流浪者計劃>、一個人。曾經，我也常自己完成許多旅程，但大抵上不脫離文明進步優雅舒適的國家，也許是有些不知該往哪去，最後我給了自己多些歷練的東南亞國家--柬埔寨。最後的最後，事實也的確證明，這完全震撼了我的靈魂。2012/1/31 出發。前往柬埔寨擔任教育志工。

第一個接觸到的團體是 **Cambodia-Taiwan**，此機構位於暹粒市，主要是提供英文、中文、電腦學習的教育 (Language and computer education center)，學生眾多，頗具規模。近期著重在偏鄉地區的師資訓練，期望為資源極度缺乏的偏遠地區提供穩定的人材及教育資源。在這裡我主要的工作是協助中心負責人，處理一些行政事物及擔任英文班助教。每天我會騎大約30分鐘的摩托車到位於郊區的KT村陪伴孩子們度過英文課程，與他們練習對話、糾正英文錯誤



，了解學習狀況，設計考題來測驗學習成果。晚上課程結束後，常常往一位台灣人Hank開的咖啡店跑，圖的當然不只是濃濃的咖啡香，在那常常會遇到許多NGO的成員及各式各樣的旅人，閒聊中往往會激盪出許多想法和靈感，讓我有些枯萎的嘴角開始上揚，大幅度的。

第二個團體 **美化環境基金會的國際志工團**。透過 Cambodia-Taiwan 機構的引薦，我被賦予的新工作是隨著這批大多由大學生所組成的國際志工團，隨行前往各地探勘，了解當地機構及人民的生活情形，並協助團員的英文翻譯。這11天的「公益旅遊」行程相當豐富。除了觀賞吳哥窟古蹟、走訪首都金邊之外，還下鄉割稻、蓋屋，參訪貧民區、各地跳群舞，吃老鼠肉及狗肉，曬大太陽、洗雨水澡，上Pub、去按摩，與金邊扶青團聯誼、陪小朋友讀書，坐鐵牛車、搭摩托船，遊洞里薩湖、訪殺戮戰場...行程中，我們探訪了

人家，言談之間我注意到這戶人家的媽媽眼睛紅紅甚至有些晶亮，隨口問了是不是身體不舒適，透過翻譯她告訴我們：「從來沒有"rich people" 願意關心他們，甚至只是說說話，但我們走進她的家，坐了下來，細細詢問她的生活以及生存」。語畢，她落淚，而堅強的我哽咽到無法翻譯。這一刻，我想我的靈魂會永遠記得。

第三個團體 **台中旌旗教會醫療團**。在旅途中，最常被問到的問句除了「名字」「年紀」，應該就是「你是做什麼的」，每當我回答「牙醫」，大部分的人都覺得我怎麼不直接去當醫療志工，但某一部份的我並不想這麼的醫學，希望可以接觸其他的領域，不過很自然地，我依舊被介紹到醫療團去做「我該做的」。出乎我意料的，我感受到擁有「專業」是多麼重要的事，能在醫療團中擔任一份子，能為偏鄉人們解決即刻的疼痛，然後看他們靦腆的對你笑，我那困在白色巨塔中縮小的牙醫師魂，獲得了救贖。誇張嗎？並不然，令人稱羨的工作自有它不為人知的反面，看似簡單的拔牙動作，在台灣做和在柬埔寨做，不知怎麼的，就是有些不同的滋味。



2012/3/11 返台。短暫的休息。

身為社會主流價值觀中的溫室花朵，我非常可以理解甚至習慣旁人對我的決定感到叛逆或不解，也有些對於掛上國際志工而引起驚呼的稱讚，稍覺不好意思，其實是很簡單的理由(真的不是什麼偉大的人義道德)，就是我被悶壞了，三年在高醫的專科訓練，著實讓部分的靈魂凋零，思想停滯，以至於又到了出走去流浪的日子，也只有狠狠地把自己丟向未知的空白，才能得到火辣辣的覺醒。越是走向與原生環境差異越大的地方，所受的衝擊越大；所受的衝擊越大，人生的廣度越是而生。



我的旅程會持續到八月，我知道還會遇到許多很棒的人事物，衝撞、雕塑我的靈魂，我期待變成一個更好的人，一個我更喜歡的楊念珊，更應該把自己放在什麼樣的位置去為世界付出我的力量，定位出一個美麗的方向，然後我會一直向前走去。

感謝您 因為有您我們更茁壯了

永久校友

- | | | | | | | |
|----------|-----|-----|-----|-----|-----|-----|
| 101年高三-- | 謝明潔 | 邱靖茵 | 朱敏慈 | 劉蕙瑄 | 陳佳微 | 吳佳玲 |
| | 李思萱 | 鐘泳晴 | 林芷瑜 | 沈怡平 | 林怡晨 | 林奕君 |
| | 張紘瑄 | 許廷仔 | 陳佳昀 | 陳婕瑩 | 劉穎璇 | 邱淑怡 |
| | 許嘉恬 | 李欣耘 | 邱麗心 | | | |
| 101年國三-- | 吳怡萱 | 張雅婷 | 陳侑捷 | 陳奕均 | 喬筱媛 | 周曉郁 |
| | 王翊璇 | 朱珈誼 | 李潔 | 金純之 | 洪瑄翎 | 張恩惠 |
| | 張舒涵 | 陳靖芳 | 楊婷貽 | 楊雅晴 | 劉靜綾 | 賴冠蓉 |
| | 王安佳 | 潘婷昱 | 白紹奴 | 于恩妮 | 吳怡萱 | 林靖雅 |
| | 郭寧 | 陳姿安 | 曾若慈 | 陳欣妤 | 朱凱妮 | 徐怡婷 |
| | 張怡謙 | 曾韻嘉 | 陳慈晏 | | | |

永久會員

- 黃妃儀 廖翊君 黃柔毓

